

又見椰林大道

文・圖／宋久瑩

撐著臺北地下街買的洋傘，粉紅底白色小圓點，鑲著白色細細的荷葉邊。小傘擋不住臺北7月天的暑熱，薄薄的夏衫早已被汗水浸透。回美國前一天的正午時分，天氣悶熱難耐，有如置身於一個大蒸籠，灰黃的天空不時落下幾滴小雨，我懷著一份恬適寧靜的心情，緩步走進臺大校園，這個臺灣的最高學府，記得小學時坐公車經過，媽媽指著臺大校門告訴我：「好好讀書，將來才能進這個大學！」。小小的我，在車中望著這座寬廣，開闊，位於斜角，看來並不氣派的校門，憧憬著校園中高高的椰子樹背後的世界。後來作了臺大人，椰林大道，醉月湖，春天雪白粉紫的杜鵑花城，伴我度過了4年成長的歲月。走進校園，驚覺竟然已離校20多年，想獨自一人靜靜地，仔細地看看這片園地，搜尋歲月帶給她的變化，這久別之後的相會，我們是否安好？多年來遠離家鄉，光陰在我的身上寫下許多故事，年復一年，校園迎來送走了無數莘莘學子。這條斷了多年的線，在來到校園的這一刻，竟奇妙地將過去與現在連了起來。這一條線穿越了超過我一半的人生，才驚覺到「光陰似箭」，不再是小學作文時用的句子。臺大與我，原來還是一樣的相知相熟。



身在白杜鵑花叢中，初入大學猶如一張白布，僅有模糊的素描構圖，等待勾勒與上彩。



醉月湖，多少臺大人的青春在此流連！圖為作者攝於學生時代。

我找到了醉月湖，說“找到”，也真是記憶有些模糊。走了好一陣子，尋著路旁的指標才找到她。沿著湖邊繞了一圈，望向湖心的小亭子，記憶中的醉月湖更大更美，眼前的湖水深綠渾濁，圍湖的欄杆漆成橘紅色。多年來相簿中還保存著大學時在醉月湖邊的幾張獨照，我穿著蕾絲花邊的白襯衫與藍白格子的圓裙，照片中的湖很美，青綠的楊柳，湖邊環繞著白色的欄杆，在藍天綠水的互映中，十分淡雅恬靜。如今不知為何欄杆漆成了橘色，插著「水深危險」的牌子。橘色的欄杆很醒目，卻讓人覺得湖在施工中，減損了不少美感。眼前的湖似乎變小了，變的老舊了，醉月湖也像我一樣，增添了歲月的痕跡，誰說湖不會老？取名「醉月」，在清亮無雲的夜裡，月亮映在湖中，必然美得讓人迷醉吧？大學時代夏夜常來的地方，對湖水中映照的月亮卻沒什麼記憶，那時的我，心中充滿星星月亮般的夢想，對週遭的風景不太上心。對大自然、山水、星月的欣賞，似乎到了某一個年齡之後才真正地能夠享受與體會。

動物系原來在一號館，是一棟非常老舊的系館，緊鄰著傅斯年校長的墓園「傅園」後面。動物系館一進門陰暗陳舊，四周都是大象和鯨魚的骨骼標本，空氣中瀰漫著泡標本福馬林的藥水

味，記得二樓是飼養小白鼠的實驗室，樓梯間充滿了飼料和飼養動物的氣味，一樓的系圖書館是同學們聚集讀書查資料的地方。動物系是個小系，全班只有20多人，同學來自臺灣南北各個城市，如今動物系和植物系合併為生命科學系，成了100多人的大系，紅磚色新式20多層的高樓聳立在校園傅鐘右翼，是新建的生命科學館，當年每天在系圖讀書說笑的幾個男生，如今已是系上的教授，系主任和副院長。幾天前在同學會相見，很難把當年青澀頑皮、喜歡捉弄女生的大男孩，與眼前成熟穩健、在學術界功成名就的教授聯想在一起。走進新系館，左側是一個小展覽室，兩個學生起身相迎提供幻燈片解說，我笑應是校友，隨意看看。原來置於一號館的大象鯨魚標本，從陰暗老舊的樓梯間遷居到明亮新穎的展示廳，時空和光線的改變，讓這些舊日熟識的標本也變得生疏。我瀏覽著漂亮卻陌生的系館，牆上掛著教職員的姓名與辦公室號碼，有許多熟悉的師長的名字，這些名字點亮了被遺忘多年動物系繁重的課程和冗長的實驗，學生生活的酸甜苦辣。我在電梯前躊躇良久，深深地感到近鄉情怯，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生命科學大樓。

朝著椰林大道走去，傅鐘映入眼簾，以前每節課總是盼著下課時傅鐘敲起，在鐘聲迴盪中匆匆趕去下一堂課，或是沒課時去福利社買零食和同學聊天說笑，記憶中的椰林大道上從不寂寞，騎著單車的、快步行走的、成群結伴高聲談笑的身影。現在正值暑假，又是一天中最熱的午後，校園裡顯得十分冷清，而此刻的我更喜歡無人的校園，沒有身邊大學生們青春的對比，年齡可以被遺忘，我身穿臺北地下街新買的衣衫，今夏流行的高腰兩件式淺灰色上衣與窄管牛仔褲，感到自己又成為20多年前，一個在校園中行走的學生。

從傅鐘朝校門方向走了一段路，看著前方寬廣的椰林大道依舊，轉身回望身後左右兩排高大的椰樹，長長遠遠地延展，椰林大道的盡頭是新

的總圖書館，新總圖已建了超過10年，建築設計包括鐘樓、迴廊、中庭，為這棟宏偉的建築添加了柔性浪漫。我凝神良久，將這條在我幼年心中景仰為「大學之道」的椰林大道與今日校園之訪的每一幕牢牢記在心中，想起大學時代在這條路上往返無數，去學生活動中心，結伴去女生宿舍吃午餐，夜晚在研圖前的草坪上彈吉他唱校園民歌，考前奔去圖書館，四處忙走社團活動，點點滴滴的回憶，鮮明而清晰，有如昨日。

走出校門，聯經書局和校園書房依在，卻和記憶中不太一樣了。走進新開的誠品書局，各式的書籍，美不勝收，那遺忘了許久的書店時光又回來了。公館的服飾店增加了許多，如往常一般擁擠熱鬧，不同的是身邊環繞著撿選衣裙的顧客，都是和女兒一般年紀的年輕女孩，覺得自己離她們的生活像是好遠，卻又好近。擺滿了髮飾耳環項鍊的路邊攤一樣地吸引著我的目光，推車賣豬血糕的小販也與往日一樣，空氣中瀰漫著各式小吃混和在一起的味道，是臺灣的味道！人與人之間、人與社會之間的距離，在擁擠的人潮和動態的生活方式中，無選擇地拉近了，我感到親切溫暖，回家般的熟悉。

人生有許多東西，當它們消失在你身邊太久之後，似乎就不再重要了，生活還是一樣地過，日出日落，日子在熟悉的框格中週而復始。因為已經習慣了，並不真的感到失去了什麼，可是當



1981年著學士服攝於一號館。動物學系於2003年與植物學系合併為生命科學系，研究所則獨立設所。

它們再度出現時，你才猛然體會到，原來它們是那麼重要！它們讓生活豐富充盈，添增人生的色彩與情趣，臺北的書店和夜市，就是這些讓我懷念無比的地方。在書店消磨的愉快時光，在夜市逛街吃路邊攤的快樂回憶，精神上的豐足，人與人之間的親密，又都不能不與臺大相連，相連著可愛的青春！難忘的大學生活！

重返臺大，許多淡忘多年的回憶又變的鮮明，在那個熟悉的校園裡，我彷彿看到昔日大學時代的我，面對著一張雪白的畫布，還未開始著色，只有炭筆輕描的構圖。那時候的人生正待開展，有如寬廣的椰林大道，長遠地延伸著看，看不到盡頭。曾經在這個校園中，我將少年的夢想，對未來的理想憧憬，細細地勾繪在人生的畫布上。畢業後離開學校遠赴異國，多年來人生的經歷，事業、愛情、婚姻、子女，成敗哀樂，都一筆筆地填上了畫布。今日的我，畫上有著豐富的色彩，精采的筆觸，也有修改的痕跡，和掩蓋不住的瑕疵。上了顏色的畫作上，依稀可以看到當初的構圖輪廓，而大部分都改變了，畫雖未完成，主題與色彩已清晰可見。久別昔日同窗好友，相逢乍見每個人的畫布都填上了主題與顏色，有些作品令人驚羨，有些令人神傷，人生百樣。驚覺這20多年時光飛越，如夢似真，夢醒時我們站在自己的作品面前，每個人的畫作上已繪出了不同的人生。我對著未完成的畫細細思量，畫布不再空白，無法像年輕時任我恣意發揮，但已有穩定的架構與底色，只待細心修飾潦草的筆



畢業20多年後回到母校，與當年同窗合影，前左為現任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、兼生科系主任及動物所所長陳俊宏教授，右為于宏燦教授。後右為林玲玉小姐，經營首席創投公司，左為蔣玫霞小姐，任教於黎明技術學院。

觸，添增新鮮明亮的色彩，可喜的是畫布上還有足夠的空白可以揮灑創作。我回顧前瞻，想著今後該如何在人生的這幅圖畫填上最美麗的色彩，人生之畫沒有拙作傑作之分，只看是否盡心努力去生活吧！

返臺行程匆匆，享用了許多美味佳餚，受到了多年未謀面親友們溫暖熱情的款待，然而在我心中縈繞迴盪，久久不去的，卻是這短暫的臺大之會！這個校園和附近的環境，記錄著我從清湯掛麵的高中畢業生走入成人階段珍貴的時光，青春的足跡，有快樂，有煩惱，有眼淚，有歡笑，充滿著成長的回憶。這些回憶屬於個人，屬於臺大與我。我將這分感想記成文字，如同以相機捕捉了這些情懷與愛戀，不想讓時間再次淡化它們。親愛的母校，我會再回來！



醉月湖目前正在進行整修，圖為1970年代恬靜優雅的景致。

宋久瑩小檔案

英文名Joyce Sung，祖籍江西，臺灣臺北出生、臺灣長大。1981年從動物學系畢業後赴美，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，取得電腦碩士。從事電腦軟體管理業，現任Software Program Manager at Oracle Corporation Health Science。旅居美國南加州爾灣，愛好文學、藝術、音樂，畫油畫多年，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，曾獲LAGUNA PLEIN AIR PAINTERS ASSOCIATION Award等獎項。也寫散文及短詩，作品多刊於美國《世界日報》。